



现时代面影丛书

Dingling
左右说丁玲

汪洪 编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左右说丁玲

Dingling

汪洪 编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左右说丁玲/汪洪编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01. 12

(现时代面影丛书)

ISBN 7-5008-2605-2

I. 左… II. 汪… III. 丁玲 (1904~1986) — 传
记 IV. K825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6852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邮 编: 100011
电 话: 编辑室(010)62005034—220
 发行部(010)62005042/62005049
印 刷: 广东省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字 数: 240 千字
印 张: 10.25
印 数: 1~10000 册
定 价: 24.50 元

我的自传

□ 丁玲

我有这样一个看法，我顽固地认为，一个写文章的人，只需要写文章。写各种各样的人、事、心灵、感情，写尘世的纠纷，人间的情意，历史的变革，社会的兴衰，写壮烈的、哀婉的、动人心弦的，使人哭，使人笑，使人奋起，令人叹息，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。总之，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写，只是不要絮絮叨叨地在读者面前表白自己，这是很乏味的。因此我拒绝过许多人，留下了一些使人不快的影子。但这次徐州师范学院的教师们为了编辑《作家传略》而对我提出了殷切的要求，使我没有办法推辞，只得试一为之。这原不合我的本意，而时间又紧迫，写得不能如愿，请编者、读者共谅之。

我生于 1904 年，今年七十六岁。

我是湖南人，出生在临澧县，长在常德。我父亲的家庭属官僚地主。但我幼年丧父，四岁便跟着贫困的当小学教员、后来当校长的寡母辗转漂流。我本人成分是学生，我的家庭出身应该是自由职业者。

1930 年在上海，我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主编左联的机关杂志《北斗》月

刊，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，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和书记处书记。

我一生当过编辑，编辑过党报副刊、文艺杂志、基层单位的黑板报、墙报、油印的小报，领导过培养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；也当过生产队的扫盲教员、夜校教员，辅导职工家属学文化、学政治；当饲养员、喂鸡、喂猪、种地；还当过短时期的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，当过八路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；1936年冬，担任苏区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主席；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；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第一届和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，全国妇女联合会理事。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，妇女的代表，争取世界和平运动的代表，我参加过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和活动，接待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。但我主要的工作是写文章，是一个写书匠，或者叫作家。

1927年我开始写作。先是写短篇小说，后来写中篇、长篇、剧本、散文、报道、杂文等。五十二年来，除最近二十多年写作上的空白外，共发表了二百六十多篇长短文章，约一百六十万字，但还没有写出一部理想的作品。作为一个专业写作者来看，量和质都是不够的。

在这五十二年间坐过两次监牢。第一次是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，随即押到南方囚禁三年多。在这期间没有自首叛变，没有在国民党刊物上写过文章，没有给敌人做过一点事。直到1936年秋，在党的帮助下逃出南方，奔向苏区。第二次是在1970年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代，关押五年多，得有时间通读了马恩全集和其他的经典著作，1975年无罪释放。

解放前出版过七八种集子，1933年全部被国民党查封，禁止出售。全国解放后出过五六本集子，1958年在反右扩大化中又遭到查禁，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期，纸型全部销毁。

1979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不久即将发行。预计今年出版的还有短篇小说选集、散文集、杂文集，30年代写的中篇小说《母亲》和《韦护》；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抗战前后写的短文《到前线去》和一本《丁玲近作》。

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部搁笔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的写作。

1980年元月

一九八二年丁玲与湖南作家会见时留影。





1982 年秋，丁玲重返离别六十年的故乡湖南。此照为丁玲在南岳衡山宾馆院中。（林岗摄）

目 录

我的自传	丁 玲	1
------------	-----	---

I

莎菲决不是丁玲		
——徐霞村访谈录(节选)	徐小玉	3
有关丁玲的回忆	艾 芜	18
毛泽东与丁玲(节选)	甘 露	24
丁玲在《解放日报》	黎 辛	32
京华七年忆丁玲	马 烽	39
不该发生的故事		
——回忆 1955 ~ 1957 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		
经过	李之琰	55
“反右派斗争”中的六日	蒋祖林	73
关于丁玲平反	贾 漫	90
丁玲与“诬告信”事件	王增如	100
无法漏抄的一则发言记录	周良沛	119
干涸的清泉——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	陈漱渝	140
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	陈 明	156
无奈的涅槃——丁玲逝世前后	王增如	16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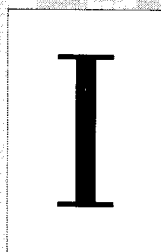
II

我心目中的丁玲	王 蒙	201
关于丁玲其人的争鸣(节选)	秋 伊	215

走不出的怪圈——丁玲晚年心态探析·····	张永泉	231
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·····	张凤珠	252
左右说丁玲·····	林贤治	273

III

“今生辙”——访丁玲·····	〔美〕李 黎	283
林中·炉边·黄昏后 ——和丁玲一起的时光·····	〔美〕聂华苓	294
我心深处的丁玲·····	〔新加坡〕刘培芳	303
丁玲年表·····	建国 编撰	311
后记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丁玲·····		321



原书空白页

莎菲决不是丁玲

——徐霞村访谈录(节选)

□ 徐小玉

说明：1984年6月14日至23日，“全国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”在厦门大学举办，我的父亲徐霞村于17日在会上做了题为《关于莎菲的原型问题》的发言，中心论点为：莎菲决不是丁玲。理由是：一，根据自己在青年时代与丁玲的交往中，对她的性格和气质的了解；二，他知道莎菲自有其原型，至少可以说是原型之一（指丁玲的女友杨没累）。第二天，来参加会议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任馆长杨犁和吴福辉同志，到我家访问了父亲，请他为文学馆录下两盘声音资料，谈话内容是以1926年春到1930年期间，他与胡也频、丁玲的交往为主，以及相关的人和事；那天他还签名赠书给文学馆。

先谈谈我怎么认识丁玲的，以及我跟她交往的一些经过。

我当时(1926年春)也是像丁玲、胡也频一样，是文学青年。我认识她时，她还没有写作，沈从文发表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儿，其次是胡也频。丁玲的我没看到，我最近看到个东西，说她已经写过一篇作品，不过那个没在北京发表。(注：丁玲在《我的自传》中，说自己是“1927年开始写作”。)

我最早跟北京的青年作家有来往的就是跟胡也频、沈从文这一群人。我最早认识的是谁呢？我记得是这样的，我有个汇文中学的同学，比我高一班，叫许超远。他跟胡也频、沈从文认识，大概是他介绍的，也可能是于赓虞介绍的，反正这两个人都是他们那时的一个小小的文学团体的成员。那个团体叫

二十年代因发表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成名后的丁玲。



“无须社”——无须取名字，无须存在。

丁玲那时仅仅是作为也频的爱人，那时“爱人”这个名称没有，但也不称太太，为什么呢？那时比现在更开通一些：新青年在一起同居了，不谈结婚不结婚，根本不举行结婚仪式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要求男女平等嘛！如果一结婚丁玲就要改姓了，她得叫胡蒋冰之，对不对？（杨：对，对！笑。）把姓都改了，不干！你要叫丁玲胡太太，当然，要是生人叫她，她也不好意思说啦，其实她不高兴。所以那时好多人不结婚，当然，有些绅士派的人是要的，比如陈源和凌叔华。丁玲那时穿得很干净、很朴素，人比较瘦，不是很瘦，但一点儿胖的意思也没有，留着个“童话头”，就像电影《青春之歌》里林道静留的那种发型。她不说话，有时出来一下，常是靠着火炉——北京那时叫洋炉子——坐着，拿着本书，听我们讲，后来熟了才慢慢讲话。

丁玲被捕后，王森然写过一本关于丁玲的书，书名字我忘记了，现在查得到，要到北京首都图书馆查查看，也许有。这个人有个特点，他能很快地写出一本书来，我在电视片及他死后的纪念文章中看到，他的书出得真有不少。他还出过《近代二十家评传》呢！

丁玲被捕后，沈从文也写了一本写丁玲的书。王森然写丁玲写得不真实，不能怪他，他就是那么一个人；沈从文这个人呢，小说当然也还是有成就的，他这个人写他自己家乡的那些他熟悉的人物，写得不错，凡写到都市的人或以某人为模特的高级知识分子，写得就不大真实了，他不大理解这类人。他这个人用丁玲的话来说，看什么东西都“趣味化”。（注：丁玲1984年4月15日给父亲的信中说：“沈从文写了《记胡也频》，又写了《记丁玲》，他把对一个熟人的回忆当小说写。他用‘有趣的’眼光看世界，也用‘有趣的’眼光看朋友。本

来写书时他以为我已经死了，谁知给我留下了许多麻烦。”) 比如说，他最近写的回忆录，说他在家乡湖南凤凰城上看杀人，看到杀了一百个，看得津津有味!这有点儿夸张，这一百个人杀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砍一个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他写能一口气砍一百个头，我怀疑，丁玲也表示怀疑?(笑。)他就这么样，有点儿夸大。那么，他写丁玲有些地方看法不对头，他们虽然曾是好朋友，后来大家就分开了嘛，不但不住在一起，思想上也越来越分开了。

现在回过头来，谈谈我跟丁玲的交往。

1926年夏天过去了，秋天过去了。我们除了聚会外，还要拿出点儿稿子来。这些稿件登在什么地方呢?胡也频编了个双周刊。(杨：是刊物还是副刊呢?答：那个时候谁出刊物啊，是副刊，附在个报纸上。问：哪个报纸啊?答：《京报》。问：叫什么名字?答：大概叫“群众文艺”，查查就知道了，这个话不作为“史料”，我忘记了，刚才你们来，我没做准备，从丁玲记胡也频的文章中查得出来。)(注：丁玲在《一个真实人的一生——记胡也频》一文中说：“1924年，他与另外两位熟人在《京报》编辑了一个一星期一张的附刊，名为《民众文艺周刊》。”))

到1926年底，我就离开北京到上海去了。我有个姑父，多年不见了，病在了上海。

1927年5月7日——离蒋介石“四一二”叛变不久，我、郑振铎、陈学昭，还有一两个别的学生，(注：另两人为袁中道、魏兆淇。)就同船去了法国。

在法国的事情就不谈了，在法国也呆得不太久啊，主要是因为经济来源有困难。到1927年底我就回国了。

姑父去世后，姑母搬到了天津，所以我一回国就去了天津。我就写信告诉也频他们，也频挺热情地回信说：“欢迎你

1925 年丁玲和胡
也频于湖南。



到我们这儿来住些日子!”我马上就去了北京。他们那时住在汉园公寓，是一栋“口”字形的楼，走廊在里边，里边是天井。（杨：也在沙滩吗？答：也在沙滩，沙滩又叫汉花园嘛。）房子比银闸公寓好得多，也频给我开了个房间，替我包了饭，房子大概一个月两块多钱，饭菜四五块钱，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月。公寓的饮食表面上看不是很坏，一荤、一素、一汤，实际上太难吃了，我们厦大食堂现在的伙食比那个好得多了，因为包饭价便宜而他们又要赚钱。丁玲常自己烧点东西，我们一块吃，烧只烧一两个菜，但是烧得还不错。从汉园公寓起到上海——在上海她很少找房东包饭——她都自己烧饭。我最早见人用那种打气的汽油炉子烧饭，就是在她那儿看到的，以前我只见过别人用它烧咖啡、烧开水。

我在他们那儿住了一段时间，在这个时期我认识了冯雪

峰。(杨：在汉园公寓？答：在汉园公寓。)丁玲给我介绍说：“这位是我们的日语老师！”当然这是说笑话，是教他们日语，但看得出来是朋友。

那个时候也频在北京比以前活动了一些，就是说局面比较打开了些。《晨报》的总编辑陈博生是他的老乡，是一位有名的报人；老板也是福州人，姓刘。这位总编辑很尊重他，他拿了我一篇比较长的译稿，是关于法国文艺发展与文艺论方面的，有一万多字，两三天后就拿回来三十块钱交给我，过几天就登出来了，可见，他这条路是打通了。

一个月后，我就回天津了。(杨：这是二几年？答：1927年底，1928年初，我是春节前去的，回天津过春节。)刚刚过了春节，也频、丁玲他们去上海，路过天津。他们来看我，我当时住在姑母家一间摆点东西的房间，箱子很多。丁玲说：“这么多的箱子啊？”我姑母这个人，老太婆嘛，舍不得丢东西，把箱子擦得好高。我骗他们说：“我结婚了嘛！”他们起初信以为真，要我给他们介绍新娘子，可我介绍不出来。他们说：“你这个人，说话太不可靠了！”(笑。)

他们住在客栈，我去看过他们。他们是坐船去上海的，那时津浦路不通，正在打仗，张作霖还在北京，蒋介石正在津浦路上往北打。又过了一两个月，我也到了上海。我刚到那儿时，他们不在上海，在杭州住。他们住在葛岭，丁玲从那儿给我写了封信，说：“葛岭静极了，静得能够使人听见那个静——好像一片树叶子掉下来都听得见。”那个时候杭州比较安静，葛岭现在也不是游人常去的地方。我后来才知道，那时他们住在葛岭山上十四号，我昨天谈到的杨没累、朱谦之，住在山下十四号。(注：1. 在丁玲 1984 年 4 月 15 日给父亲的信中，谈到了他们“两家”的住处。2. “昨天谈到的”指他在“讨论会”上的发言——《莎菲的形象及其原型》。我因事，